

古今名醫彙粹卷之五目次

病能集三

瘡病

景岳一則

無擇一則

嘉言二則

大頭瘟

王海藏

厥逆論

景岳五則

諸鬱

王安道一則

丹溪一則

王節齋一則

黃痺

嘉言五則

丹溪一則

趙羽皇一則

肺癰

嘉言三則

程郊倩一則

喘

趙養葵三則

節齋一則

士材一則

立齋一則

虛勞

嘉言二則

士材一則

景岳十三則

陰虛發熱

治法綱一則

東垣一則

王冰一則

張景岳二則

汗

景岳三則

士材一則

張三錫一則

不能食

士材一則

養葵一則

三錫一則

似癰論 養葵二則
怒傷肝論 治法綱



古今名醫彙粹卷之五

瘧病

張景岳曰瘧之為病即內經之瘧病也以瘧作瘧蓋傳寫之誤耳其證脊背反張頭搖口噤戴眼項強四肢拘急或見身熱足寒惡寒面赤之類仲景以汗下為言謂其誤治亡陰所致然有不因誤治者而凡屬陰虛血少不能榮養筋脉致搐攣僵仆者皆是此證但人多不識耳如中風有此者必年力衰殘陰之敗也產婦有此者必去血過多衝任竭也瘡家有此者必血隨膿出營氣涸也小兒有此者或風熱傷陰遂為急驚或汗瀉亡陰遂為慢驚此皆陰虛之證蓋精血不虧雖有邪干斷無筋脉拘急之病而病至堅強其枯可知治此者當先以氣血為主邪甚者兼治其邪微者不必治之蓋此證所急者在元氣元氣復而血脉行則微邪自不能留矣今人誤從風治不知此内生之風燥症也止宜滋補本無外

邪既以傷精敗血枯燥而成若再治風痰難乎免矣

陳無擇曰血氣內虛外為風寒濕熱之所中則瘧蓋風散氣故有汗而不惡寒曰柔瘧寒泣血故無汗而惡寒曰剛瘧原其所因多由亡血筋無所榮故邪得以襲之其病在筋脉筋脉拘急所以反張其病在血液血液枯燥所以筋攣仲景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風病下之則成瘧瘡家發汗亦成瘧可見病瘧者多由誤治虛實了然矣陳無擇能知所因而猶有未善者外為風寒濕熱所中則仍是風濕為邪而虛反次之不知誤汗必傷血液誤下必傷真陰：血傷則血燥血燥則筋失所滋拘攣反張強直之病勢所必至豈待風寒溼熱之相襲而後為瘧耶必再受邪而後成瘧無邪則無瘧哉如以散風去濕為事豈血燥陰虛所能堪乎仲景言瘧病止屬太陽以瘧之反張其病在背：之經絡惟太陽督脉言太陽則督在其中然仲景止言表而未詳裏內經曰足少陰之

脉貫脊屬腎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又曰足少陰之筋循脊內挾
脊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又曰足太陽之筋病脊反
折項筋急足少陰之筋病主癰瘰及瘰癧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
病者不能仰觀此則瘰癧病乃太陽少陰之病膀胱主津液腎主藏
精病在二經水虧可知治此當以真陰為主

治法因汗因瀉其脉必虛微虛宜三陰煎五福飲太虛陰勝脉沉
細大營煎大補元煎多汗者三陰煎參歸湯人參建中湯陽氣大
虛汗出或亡陽者參附湯芪附湯大補元煎汗出兼火熱燥者當
歸六黃湯因泄瀉者胃關煎溫胃飲瀉止而瘰者大營煎五福飲
兼火者必脉有洪數滑症見煩熱宜一陰煎或加減一陰煎火盛
而陰血燥涸者清化飲玉女煎若有表邪未解者當察邪之微甚
及證之陰陽身有微熱脉不緊數者微邪也只補正氣五福飲若
表邪未解陰虛無汗身熱宜三四柴胡飲補陰益氣煎若陽氣大

虛陰極畏寒邪不能解而瘧者大溫中飲痰盛者先清上焦火盛
多痰清膈煎抱龍丸無火六安煎此證多屬虛痰虛火因其壅滿
不得不暫為清理但得痰氣稍開便當調理血氣若兼濕以王海
藏法治之刮瘧神木湯加羌活麻黃桑瘧白朮湯加桂心黃芪
喻嘉言曰素問謂諸瘧項強皆屬於濕千金推廣其義謂太陽中
風重感寒濕則變瘧是合風寒濕三者以論瘧矣金匱以瘧濕喝
名篇又合暑濕熱三者言之然所謂柔瘧剛瘧未嘗不兼及風寒
又云發汗過多因致瘧古今言瘧之書止此後世王海藏論瘧知
宗仲景可謂識大之賢矣夫以仲景論瘧病所舉者太陽一經耳
後之治此病者知為太陽或用金匱桂枝葛根二方茫不應手每
歸咎仲景未脩不思外感六淫之邪由太陽而傳六經邪不盡傳
即不已故三陰三陽皆足致瘧仲景之書雖未明言其隱而不發
之旨未嘗不躍然如太陽之傳陽明項背几几少陽之頸項強是

知三陽皆有瘕矣而三陰豈曰無之王海巖謂三陽太陰皆病瘕
獨不及少陰厥陰云背反張屬太陽低頭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
搆屬陽明一目或左或右斜視一手一足搖擻屬少陽發熱脉沉
細腹痛屬太陰治太陰以防風當歸湯治太陽、明發汗過多而
致瘕者以柴胡加防風湯治少陽汗後不解寒熱往來而成瘕者
製附子湯桂心白朮湯附子防風散雖不及少陰厥陰意原有在
觀其白朮湯下云上解三陽下安太陰一種苦心無非謂傳入少
陰厥陰必成死證耳靈樞謂足少陰之經筋循脊內挾脊上至頂
與太陽筋合其病在此為主癰癰及瘕在外陽病不能挽在內陰
病不能仰是則足少陰與足太陽兩相內外以不能挽者知為太
陽主外不能仰者知為少陰主內其辨精矣太陽主外則陽明少
陽之主外可知少陰主內則太陰厥陰之主內可知故仲景之以
頭強脊強不能挽者指為太陽之瘕原以該三陽也以身蹇足蹇

不能仰者指為少陰之瘕以該三陰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素問
謂腎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形容少陰病僂而不能仰之狀
更著海藏所謂低頭視下肘膝相構正不能仰之陰病反指為陽
明之瘕立言殊有未確况仲景謂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
蹇臥手足溫者可治又謂少陰病惡寒而蹇時自煩欲去衣被者
可治言可用溫以治之也然仲景於太陽症獨見背惡寒者無俟
其身蹇蚤已從陰急溫而預揉其不能仰於少陰證而見口燥咽
乾及下利純青水者無俟項背牽強蚤已從陽急下而預揉其不
能僂蓋藏陰之盛府有先徵府陽之極入藏立槁此皆神而明之
之事後代諸賢不能贊一辭耳外此如小兒之體脆神怯不耐外
感壯熱多成瘕病後世以驚風立名投金石腦麝之藥死而不悞
又如新產婦人血舍空虛外風襲入而成瘕病輒稱產後驚風妄
投湯藥可慨也已

凡瘧病所因或外感六淫或發汗過多或瘡家誤汗或風病誤下或灸後火熾或陰血素虧或陽氣素弱各不同故瘧病之壞不出亡陰亡陽兩途亡陰者津液精血素虧不能營養其筋脉此宜急拯其陰也亡陽者陽氣素薄不能充養榮和其筋脉此宜急拯其陽也陰已虧而復補其陽則陰立盡陽已薄而復輔其陰則陽立盡不明傷寒經候脉理動手輒錯無怪矣

大頭瘧

王海藏曰大頭病者雖在半身以上熱伏於經以感天地四時非節瘧疫之氣所著以成此疾至於潰裂膿出而又染他人所謂瘧癘也大抵足陽明邪熱太甚實資少陽相火為之熾多在少陽或

此疾自外而之內者是為血病况頭部受邪見於無形之處至高
之處當先緩而後急先緩者謂邪氣在上著無形之部分既傳無
形所傳無定若用重劑大瀉之則其邪不去反遏其病矣雖用緩
藥若又急服之或食前或頓服或失緩體則藥不能除病矣當徐
徐服漬無形之邪或藥性味形體據象服餌皆須不離緩體及寒
藥或酒炒浸之類皆是也後急者謂前緩劑已經高分瀉邪氣入
於中是到陰部染於有形質之所若不速去反損陰也此却為客
邪當急去之是治客以急也且治主當緩者謂陽邪在上陰邪在
下各屬本家藥也若急去之不惟不能解其紛而反致其亂矣所
以治主當緩也治客當急者謂陽分受陽邪陰分受陰邪主也陰
分受陽邪陽分受陰邪客也凡所謂客當急去之此治客以急也
假令少陽、明之為病少陽為病^邪者出於耳前後也陽明者首面
大腫也先以黃芩黃連甘草通炒過煎不住呷之或服畢再用大

黃或酒浸或煨又以鼠粘子炒香煎納芒硝各等分亦細咀之
當食後用徐微得利及邪氣已只服前藥不已再服後藥依前次
第用之取大便利邪已即止如陽明渴者加瓜蒌根陽明行經加
升麻葛根芍藥之類太陽行經加羌活防風荆芥之類選而加之
必與上藥均分不可獨用散也

厥逆

張景岳曰厥逆之證危證也內經特重而詳言之如云卒厥暴厥
皆厥逆之總名寒厥熱厥分厥逆之陰陽連經連藏論厥逆之死
亡近世猶有氣厥血厥痰厥酒厥尸厥藏厥蛔厥等證張仲景亦
論傷寒厥之陰陽然仲景所論傷寒之厥辨在邪氣故寒厥宜溫
熱厥宜攻內經之厥重在元氣故熱厥當補陰寒厥當補陽也已
上證今悉誤認中風而不知總屬非風之證

一氣厥有二氣虛氣實也氣虛卒倒者必形氣索然色青白身微

厥逆

冷脉微弱此氣脫症也宜參芪歸朮地黃枸杞大補元煎甚者回
陽飲獨參湯氣實者形氣憤然勃然脉沉弦而滑胸膈悶滿此
氣逆證也經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治宜排氣飲四磨飲
八味順氣蘊合香丸先順其氣然後隨其虛實調之若因怒傷氣
逆氣旋去而真氣受損又若素多憂鬱恐懼氣怯氣陷者勿用行
氣開滯之藥

一血厥有二血脫血逆也血脫者如大崩大吐或產血盡脫氣亦
隨之而脫故卒仆暴死宜先搯人中或燒醋炭以收其氣急用人
參一二兩煎湯灌之使氣不盡脫必漸甦矣然後因其寒熱徐為
調理此血脫益氣也若用血藥及寒涼止血者必死血逆者即經
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又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之類夫
血司氣逆必先理其氣、行則血無不行宜通瘀煎化肝煎俟血
行氣舒然後隨證調之

一色厥有二暴脫動血也暴脫者以其人本虛偶因奇遇而志力
勉爲或相慕日久而縱竭情慾故于事畢則氣隨精去暴脫不返
宜急搯人中仍用陰人接定用口相對務使暖氣嚥通以接其氣
勿令放脫以保其神隨速用獨參湯灌之或速灸氣海數十壯以
復陽氣庶可挽回又有不即病而病此者以精去于頻氣脫于漸
每於房慾二三日後方見此症人於中年之後多因病此是皆所
謂色厥也治此宜培補命門或水或火從宜而補色厥之血動者
以血氣并走於上與大怒血逆者不同此因慾火上炎故血隨氣
上必情慾動極或不能遂或借酒以強遏其鬱火者有之其證忽
爾暴吐或鼻衄不止或厥逆汗出氣喘咳嗽此皆陰火上冲而然
治此必先制火以抑其勢清化飲四陰煎其有陰竭于下火不歸
原別無煩熱脉證血厥垂危者非鎮陰煎不能救待其勢定然後
因證治之

一痰厥症凡痰壅氣閉宜或吐或開以治其標痰氣稍開便當治本如因火者清之降之因風寒者散之溫之因濕者燥之利之因脾虛者補脾因腎虛者補腎治其所以痰而痰自清矣然猶有不
可治痰者愈攻則痰愈多矣

諸鬱證

王安道曰內經帝曰鬱之甚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火鬱發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所畏也所謂瀉之經下三句通為一章當分三節火鬱以上九句為一節治鬱之問答也然調其氣一句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三句為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為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則未嘗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所乘而為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

泄之折之：法固可擴為而充之矣。木鬱達之達之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眩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如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火風入中為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調達以吐訓達則是凡為木鬱皆當吐矣。可乎？至於東垣所謂食塞太陰金旺尅木夫為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木氣則是反為木鬱而施治非為食傷而施治矣。且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義耳。恐不煩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火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於內非苦寒降沉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是也。凡此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

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溫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
之甚有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溫熱為
利者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皆奪之
之法也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為
腎水上源金受火燠其令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
以利之又如肺氣贖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
凡此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為滲泄解表利小便使解表二字間
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為二治矣未當于理宜刪去
水者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
氣滯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
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則
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
伐而挫之或去菟陳莖開鬼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

王氏謂抑之制其衝逆雖俱為治水之法乃不審病者之虛實以
近淺深妄施治之其不傾者寡矣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雖
去正氣豈能遽平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於治鬱之
餘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
逆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逆者當益金則木斯服
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逆者折之以所畏也物順其欲則喜
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氏未盡厥旨余故
推明之若應變之用則又未必盡然矣

朱丹溪曰鬱者積聚而不能發越也當升者不升當降者不得降
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其鬱有六氣濕痰熱血食氣鬱者胸脇痛
脉沉澁濕鬱者周身走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脉沉細痰鬱者
動則喘寸口脉沉滑熱鬱者瞖亂悶小便赤脉沉數血鬱者四肢
無力能食便紅脉沉食鬱者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氣口